

引譬 連類

文學研究的關鍵詞

鄭毓瑜

以「引譬連類」概念為核心，
透過詩經、楚辭、漢賦乃至於晚清仍創作不斷的舊體詩，
體現一個「文—類—物—詞」相互聯繫的譬喻框架，
而在現代語境下，
重新活化與詮釋這個在天人、
身心與言物之間不斷越界與引生的人文傳統。

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

2012年9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52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 發行人	者 鄭林	鄭 毓載	瑜 爵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叢書主編	胡	金	倫
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校對	陳	敬	雯
編輯部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楊	中	薇
叢書主編電話	(02) 87876242 轉 203		彭	定	源
台北聯經書房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李	菊	華
電話	(02) 23620308	封面設計	蔡	婕	岑
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北區健行路321號1樓				
暨門市電話	(04) 22371234 ext. 5				
郵政劃撥帳戶	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	(02) 23620308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話	(02) 29178022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台北聯經書房更換。 ISBN 978-957-08-4047-6 (精裝)

聯經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linking@udngroup.com

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鄭毓瑜著．

初版．臺北市：聯經，2012年9月（民101年）．

344面，14.8×21公分

ISBN 978-957-08-4047-6（平裝）

1.漢語語法 2.比喻

802.62

101017302

引譬 連類

文學研究的關鍵詞

鄭毓瑜

聯經學術叢書

編輯委員會

于宗先（主任委員）

王汎森、何寄澎、林載爵

楊儒賓、錢永祥

序

詩與物

王德威

——《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

「抒情傳統」是台灣漢學界對中國古典詩學研究的重要貢獻。一九五八年，任教美國的陳世驥教授在臺灣大學講授詩歌，重新介紹抒情觀念，以後十餘年更繼之以重要論文多篇。到了一九七一年，陳教授總論研究所成，指出中國早期文學「詩意創造衝動的流露，其敏感的意味，從本源、性格、和含蘊上看來都是抒情的」。中國文學精髓無他，就是「抒情傳統」。¹

陳世驥教授的觀點日後有同在美國的高友工教授回應。兩人方法雖有不同，但對抒情信念都是一往情深。七〇年代末高教授來臺講學，啟發一輩青年學者；一九八五年更提出「抒情美典」觀念，視

1 〈中國的抒情傳統〉英文稿首次發表於 *Tankang Review* 2.2/3.1 (Oct 1971/Apr 1972): 17-24。此文中譯（楊銘塗譯）和其他有關抒情傳統文章均收入《陳世驥文存》（臺北：新潮出版社，一九七二），頁三二、三五。

野擴及文學以外，包括音樂、書法、文人繪畫等等。抒情與中國人文藝術精神的互動，因此更見豐富魅力。

由陳、高兩位教授所引領的「抒情傳統」研究從八〇年代起在臺灣開花結果。柯慶明、呂正惠、顏崑陽等教授梳理抒情源流，蔡英俊、張淑香、廖棟樑、龔鵬程等教授思考，甚至辨難抒情理念，僅是其中佼佼者。香港的陳國球教授、新加坡的蕭馳教授也相與呼應，形成龐大脈絡，影響至今更及於現代文學研究。

鄭毓瑜教授的治學成就必須置於以這樣的抒情傳統脈絡裡，才能顯出意義。她早期的六朝「文氣論」、「情境美學」探究，到漢晉辭賦的楚騷論述等作，已經展現端正大方的研究氣度。而在《文本風景》（二〇〇五）裡，鄭教授的眼界陡然開放，屢屢給予讀者驚喜。這本論文集以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切入抒情傳統研究，無論是對中古城市作為一種興亡的景觀現場，地方風土與詩情史識的互動，身體與自然所滋生的情感、知識體系，都有與眾不同的看法。鄭教授認為抒情之為「物」，不必局限在一般感時傷逝的窠臼裡，而是蘊含綿密的感官、地理、思想的編碼體系，由此展演的詩歌形式，曲折幽深，才能真正體現「抒情傳統」的博大。

鄭教授的新作《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即是據此加以延伸的系統化研究。這本專著探討傳統抒情詩學「引譬連類」的特徵和在文學、文化史中深遠的影響。顧名思義，「引譬連類」指向古典詩歌中所表達的關聯式思考的傾向和實踐。「引譬」借此喻彼，「連類」連鎖引類，都是啟動詩歌想像的修辭方式。鄭教授指出「引譬連類」的淵源來自中國詩學的「比興」正宗：西漢孔安國即將

「興」釋為「引譬連類」；邢昺疏曰：

詩可以令人能引譬連類，以為比興也。

而最為我們所熟悉的解釋出自《文心雕龍》：

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

劉勰認為詩與物相互感動，不僅帶來心身體氣的交流匯聚，更與萬象形成宛轉應和的關聯。而詩人出入感物連類的體系，發情采為辭章，自然占有關鍵位置。

識者或認為這樣的觀點不外傳統詩學由物色而情動、由情動而辭發的演繹。但這正是鄭教授思辨的起點。在她看來，情與詩與物的關係在中國的語境裡如此繁複綿密，我們的討論因此毋須局限於感物／感悟的詮釋模式。「情」在語源學的流變裡不僅指的是七情六欲的情，也是情實和情理的情，更是「道出於情」（《郭店楚簡》）的情。如此，抒情傳統的格局豁然開朗。

本書的關鍵詞「引譬連類」一般多以修辭法則視之，鄭教授則別有所見。她強調修辭作為物象的一部分，由引譬連類所接引、衍生、創造、應用的過程也可以及於其他生命層面，包括感官體氣的調

和、地文氣候的判別、政治外交的辭令、醫療診治的方法、國族意識的表彰、哲學思考的模式等。究其極，「引譬連類」形成知識體系，也同時由這樣的知識體系所帶動。由感知到經驗，由常識到玄思，鄭教授認為「引譬連類」不妨可以作為中國傳統認識論的一種起源。

這是視野相當龐大的界說，所引發的豐富問題有待我們持續思考。就此書所及，鄭教授以六章專論作為六種探討的門徑。第一章討論「體氣」與「抒情」，承襲《文本風景》已經提出的身體與詩學討論，指出抒情的修辭功能會意形聲，與身體鬱悶或舒緩、充盈或匱乏形成微妙的震盪。所謂「發憤而抒情」（《九章·惜誦》），此之謂也。據此，鄭教授其他各章更討論諷誦的愉悅、勸誡、乃至醫療功能；《詩經》以降的「重複短語」所投射的風土地理經驗與延伸譬喻；「替代」與「類推」所置換排比、堆疊輻輳而成的歷史、倫理關係網絡；「類」與「物」構造的知識論。本書的第六章則以黃遵憲詩歌為例，討論晚清知識分子如何援用、變化「舊詩語」以為理解甚至掌握「新世界」的方法。如此，從抒情傳統的兩端——遠古與近代，本書勾勒千百年來「引譬連類」如何在身體、文化、知識等層次，不斷重塑也延伸我們感時觀物的現象。

由於所學有限，我其實不足以評點鄭教授的新著。但既然「抒情傳統」出自現代對古典的發現甚至發明，我們或許得以從比較文學角度，再思「引譬連類」的詩學意義。最明顯的例子是俄國形式主義大家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對詩歌語義學的研究。雅氏認為語言表意過程中，選擇軸（selection）和組合軸（combination）——或隱喻（metaphor）和轉喻（metonymy）——的對立，組合為人類語言兩種基本運作方式。詩歌是對這樣的對立軸線精密的創造，不僅在隱喻的選擇軸顯示對等

原則，而且在轉喻的組合軸上如語音、節奏、句法等也要顯示對等原則，從而在隱喻和轉喻雙軸上形成相似、對稱、平行等關係。雅氏因有名言：「詩學功能把對等原則從選擇軸上投射到組合軸上。對等被提升為句段的構成方法。」²

雅各布森的影響深遠；人類學大師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的結構人類學，巴特（Roland Barthes）的批判符號學都有脈絡可尋，七〇年代高友工、梅祖麟教授對唐詩的意象研究也曾點明師承。乍看之下，雅各布森的隱喻／選擇與轉喻／組合軸系統與「引譬連類」有相似之處，都著重符號類比下的意義衍伸。但雅各布森一脈學說堅持科學式抽象結構，以之作為放諸四海的規則，而鄭教授藉「引譬連類」則強調在不同的歷史語境裡，語言修辭的套數如何與生存體驗相與為用，迴旋輻輳，「聯類不窮」。雅各布森最知名的語言基型（*parole*）和言說表現（*langue*）的二分法因此不存在抒情語境裡，因為他設想的結構萬變不離其宗，而中國詩學裡的「興」所啟動的綿延脈絡首先就不能存在。

另一方面，「引譬連類」也讓我們聯想到傅柯（Michel Foucault）的名著《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 arche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中部分說法。此書考察十六世紀以來西方人文學的興起與沉落，而以文藝復興過渡到新古典時代，以及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初期過渡到現代的兩次斷裂焦

² Roman Jakobson, "Closing Statement: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in Thomas A. Sebeok ed., *Style in Language* (Cambridge, Mass.: M. I. T Press, 1960), p. 358.

點。傅柯認為每一個時代有獨特的認識世界，為事物命名的模式，因此組成的「事物的秩序」也就是知識的特殊形構——傅柯稱之為「知識型」(épistémè)。現代知識型的關注點是「人」作為研究對象的方法。傅柯表明，隨著各種研究「人」的學問，精神分析到人種學，從語言學到經濟學，的消長，我們曾經見證「人」的生成，也必須見證「人」的必定消失。

傅柯一方面與維柯(Giambattista Vico)的新科學呼應，強調人發明世界，賦予意義的能動性，另一方面又延續西方現代主義思潮，質疑人的存在意義。他的研究方法夾處在結構和解構主義的轉折點上，歷來引起相當爭議。鄭教授的研究其實注意到「引譬連類」與傅柯所描述的十六世紀末之前西方以「相似性」(la ressemblance)為準的「知識型」(包括「適合」、「仿效」、「類推」、「交感」等元素)。但她也同時指出在抒情傳統裡，人與知識的定義與分野不必永遠定型在「知識型」裡，而人的出現與消失也未必因為知識型的轉變而有了宿命般的結果。

傅柯將他的研究名為《詞與物》，著眼西方現代視野下的人藉語言命名、認識事物的一幕幕悲喜劇。鄭教授研究中國抒情傳統裡的詞與物關係，卻得出不同結論。這一結論，不妨名之為「詩與物」。以此，她指出詩在中國人文傳統的中心位置，貫串主體的內與外，同時展現在宇宙生命不同面向的對話。這是與傅柯完全不同的世界觀。用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的話來說，如果西方的詩是一個被創造出來的封閉系統，是隱喻性的虛構，那麼中國詩歌的生成從不被當作虛構，而被視為「詩心」與歷史和世界遭遇、經驗、互動、契合的結果。³

最重要的，鄭教授藉著「引譬連類」的研究，再次提醒中國「文」學渾厚綿延的體系：記號——

樣式——文飾——文化——學問——著作——文學。她尤其強調「情」與「物」兩者之間的交錯關係，從體氣到感通，從興發到格物，千絲萬縷，相互融成。知識既是情的結晶，也是物的類應。人既是啟動知識的有情個體，也是完成物象的部分。而這些關係的交集無他，就是詩。而藉由詩，人文的各個層次相互照應、會通有無所煥發出來的總合現象，就是文明，「文」「明」。

回到「抒情傳統」的論述。半個世紀以前陳世驥教授構思「抒情傳統」時，固然是向一個以詩歌為大宗的文明致敬，同時也應該是面對中國的現代經驗如此隱晦不明，有感而發。「抒情傳統」存在與否是一回事，但一旦命名，就成為一個學術方向的起點。這是一個「抒情的」文學史觀，本身就是一項興發。而在新世紀召喚「抒情傳統」，鄭毓瑜教授以「引譬連類」再次為這一傳統做出新的命名。她的工作不但深化了傳統，也再次發明了傳統。《引譬連類》是本具有相當思辨深度的專著，鄭教授索序於我，讓我愧不敢當。有感於她對中國詩學研究的專志與慧心，謹此聊志數語，表達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敬意。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 Edward C. Henderson 講座教授。

³ Stephen Owen, "Omen of the world: Meaning in the Chinese Lyric,"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ch. 1.

【目次】

序 詩與物——《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

王德威

3

前言 13

導論 「文」與「明」——從「天文」與「人文」的類比談起

29

第一章 「體氣」與「抒情」說 61

第二章 諷誦與嗜欲體驗的傳譯 105

第三章 重複短語與風土譬喻 147

第四章 替代與類推 187

第五章 類與物 231

第六章 舊詩語與新世界 267

參考書目 327

前言

本書是作者多年教學心得之結晶，也是對中國文學史研究之初步嘗試。在編寫過程中，承蒙各位師長、同儕、同學之鼓勵與批評，使本書得以完成。本書之出版，實為作者之幸，亦為讀者之幸。本書之內容，力求翔實、客觀，以期為讀者提供一部權威之參考書。本書之編寫，參考了國內外之相關研究，力求做到兼收並蓄、博採眾長。本書之出版，旨在為廣大讀者提供一部權威之參考書，以期為中國文學史之研究貢獻一份力量。本書之內容，力求翔實、客觀，以期為讀者提供一部權威之參考書。本書之編寫，參考了國內外之相關研究，力求做到兼收並蓄、博採眾長。本書之出版，旨在為廣大讀者提供一部權威之參考書，以期為中國文學史之研究貢獻一份力量。

李約瑟（Joseph Needham）由先秦兩漢陰陽五行的思想，認為中國古人有一種「關聯式的思考」（correlative thinking），並認為在關聯式思考中，事物是藉感應而相互影響，並非由於外在的因果推求；而透過類應所形成的系統，萬物密切結合在一起而構成自然有機的和諧世界。¹雖然李約瑟認為古代中國透過「關聯式的思考」所形成的有機整合世界，類似原始科學的論述，但是，如馮耀明也已經提出辯駁，認為李約瑟由漢代思想所歸納出的天人之間的「神秘的共鳴」（mysterious resonance），其實是由「自然主義的事實陳述」與「基於人文觀點而作的規範性描述」所混合的宇宙論，既不是經驗層面、也不是在邏輯層面上進行，更不是基於某種成熟的科學觀念。²換言之，這種「關聯式的思考」並不是專為邏輯推理而設，當然也不能片面要求這種思考模式會促進某種科學或哲學化的論述模式的產生。³仔細檢閱上古相關文獻，會發現所謂「引譬連類」（或「引譬援類」）可以說是總括自先秦逐步發展而來的一套生活知識或者說是已成共識的理解框架，它跨越不同物類、引生彼此應和，時時牽引著群體或個我的種種身心行動；這個「連類」模式因此不是邏輯論辯的程式，而是理解活動進行的基本框架，憑藉這個框架，觸動或開啟我們的視野，導引眼前與過去的深遠的連結，讓身體與世界對談出整體知覺，同時讓傳譯的語言文字如織錦般煥發顯現。透過這個嫻熟上手的理解框架，我們累積知識，同時也累積身體實踐的體驗，進而開發洞見；我們愈來愈純熟地進行「想成」、「視如」的概念理解活動，透過會聚與親附，我們跨越表象差異所形成的類別界線，在不斷越界中去鑽探共存共感的底層。

換言之，這些「關於「引譬連類」的論述，最根本的關鍵顯然就在於「越界」或「跨類」（cross